

历史的观念译丛
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

11

历史的观念

(增补版)



〔英〕柯林武德 著
扬·冯·德·杜森 编
何兆武 张文杰 陈新 译

The Idea of History
with Lectures
1926-1928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的观念译丛

历史的观念

(增补版)



[英] 柯林武德 著
扬·冯·德·杜森 编
何兆武 张文杰 陈新 译

The Idea of History
with Lectures
1926-1928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5-464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观念:增补版/(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历史的观念译丛)

ISBN 978-7-301-16205-7

I. 历… II. ①柯…②何…③张…④陈… III. 历史哲学 IV. 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2744 号

The Idea of History: With Lectures 1926—1928

by R. G. Collingwood, Jan van der Dussen(Ed.)

© Teresa Smith 1946, 1993

Introduction and editorial material © Jan van der Dussen 1994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予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拥有

书 名:历史的观念(增补版)

著作责任者:[英]柯林武德 著 何兆武 张文杰 陈 新 译

责任编辑:岳秀坤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6205-7/K·0660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zq@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36.75 印张 524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序 一

在跨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当下,如影相随的是,我们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紧迫要求,即必须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及特殊性。由中外学者携手组织的这套丛书,将致力于把西方有关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话语带入中国历史文化的园地。

历史论题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在归属感和差异的宽泛视界中来看待“世界诸文明”,人们才能够谈及“文化认同”。历史学家们的专业学术工作往往涉及到并依赖于认同形成的文化过程。由于这种牵涉,无论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政治都在他们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不管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仅仅只是作为资政的工具,还是因其方法的合理性而有着特别功能,这都已经是公开的问题。

关于历史思维的学术地位的许多讨论,还有它对“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的执著,都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思维之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思维获得了学术学科或者说“科学”(Wissenschaft,采该词更宽泛的意义)的形式。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其自尊就在于,它声称与非专业历史学相比有着更高层次的有效性。一般用的词就是“客观性”。与这种对客观性的执著相反,许多重要论述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这牵涉到他们与各自国家历史文化的相互关系。例如,后现代主义极力否认客观性这种主张,并且指出,尽管

历史研究有其方法的合理性,而在历史研究之外的政治利益、语言假定和文化意义标准等等,历史的解释却对它们有一种根本的依赖。

在意识到了记忆的作用,并且意识到了非专业性因素在异彩纷呈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表现过去的作用之后,发生在历史学内外的、有关历史思想以及它作为学术学科的形式讨论,就因这种新的意识而被扩大了。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要取代历史在那些决定历史认同的行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这样一种更迭是否会造成足够重要的后果,影响到历史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角色,这一点还悬而未决。只要记忆与“实际发生的”经验相关,历史就仍然是对集体记忆中这种经验因素的一种言说。

在反思历史思想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工作时,这种视界的扩展因为如下事实而获得了额外的扩大和深化,即:人们为了理解现在、期盼未来而研究过去的方式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没有这样的洞见,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历史。既然认同关系到与他者的差异,而历史是呈现、反思和交流这种差异的领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必然一直处在对付这种差异的张力之中。“文明的冲突”便是一个口号,它标明,通过回忆和历史形成的认同中存在着紧张因素。

既然认同不只是界定和奋争的事情,它同时还是理解和认知,为此,这双重因素在历史话语中都必须主题化。每一种认同都因识别出他者而存在,而各种认同或认同的文化概念之间的张力以至于斗争或冲突,都不得被理解为一种认知的要求。是什么使得他者出现差异呢?对此不理解,认知就不可能实现。这样,就必须了解他者的差异中那些强有力的文化要素和过程。

进而,若缺少贯穿这种差异的可理解性原则,认知也不可能。就学术性话语的层面而言,在将历史认同主题化,使之成为差异的一个事例时,这些普遍的要素和维度与专业性历史思维的话语特征有着本质上的关联。

这就是本丛书的出发点,它想把西方世界人们理解、讨论、扩展、批判和利用历史的途径告诉汉语世界。

这套丛书可谓雄心勃勃,它试图展现西方历史话语的整个领域。

在思考历史的西方人眼中,西方历史思想是什么?谁的观点成了有影响的观点?想象一种单一的西方历史思想类型,并以此与非西方的中国人或印度人的历史思想相比对,这相当容易。但更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西方并没有这样一种类型,即单一的“观念”、“概念”或者“根本”。相反,我们找到了一种话语,它呈现出各种不同概念、观点和实际作用之间错综分合的交流。这套丛书便展现了这种多样性和话语特征,当然,非西方世界也会有类似情形。

本丛书分为作者论著和主题文集两类出版。第一类选取该作者对历史话语而言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品,第二类则选取历史话语中的一些中心主题。每一卷都有介绍该作者或主题的导论、文本注释和文献目录。

本丛书期待对历史学领域中在新的层次上并且是高质量的跨文化交流有所贡献。抱着这种呈现更广泛的意见、立场、论证、争执的雄心壮志,它希望成为跨文化交流中类似研究的范例,使不同文化彼此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领域内,就一种对文化差异彼此了解的新文化来说,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耶尔恩·吕森

2006年5月于德国埃森

序 二

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思想家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思想资源。历史的观念经过一代代思想家的演绎,构成了多元的话语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还随着思想家们不断的思考、表现而获得扩充。

我们往往通过书本了解思想家们对历史的看法,但对于读者自身而言,我们却不能只是从书本中去理解历史。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中,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经历将成为历史,而是指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从历史中获取意义,获取人生在某个时刻具有的确定性和行动的立足点,这是试图了解历史的人所追求的。但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可遗传的或可积累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新发展它。思想家们对过去的理解与认识、对历史这个观念的思考,以及对与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探询,这些都只为我们耕耘未来生活这块荒原提供各式各样的工具,却不提供秋收的果实。

系统地译介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作品,一直是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者的梦想。这个梦想曾经深藏在何兆武先生年青的头脑中,此后,他身体力行,译著丰卓,为拓展国人的历史思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今,跨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国内学术事业的繁荣,使得这一梦想更有可能变为现实。

本丛书有幸得到了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教授的大力支持。吕森教授认为,加强跨文化交流有利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现存诸种文化可以包含在其中,但它们了解彼此的差异,尊重彼此的习惯;平等交流使得我们可以跨越文化鸿沟,同时拓宽我们理解历史的文化限度。这也是中方编辑者的初衷之一。这样,中德双方组织者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从丛书框架、选题的设计,到约请编译者,乃至沟通版权,一项项艰巨的任务在数年来持续不断的交流与努力中逐渐得到落实。

丛书编者有着极大的雄心,希望以数十年的努力,将西方18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重要文献渐次翻译,奉

献给汉语世界。如果可能,这套丛书还将涉及非西方世界史学思想的文献。

显然,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跨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一项民间的学术事业,在此,我们要对所有帮助这套丛书出版的编者、译者、出版者表示感谢。愿这样的努力,也能够得到读者的关注、批评与认可。

张文杰 陈 新

2006年5月

编者前言

《历史的观念》无疑是柯林武德最负盛名的作品。自 1946 年问世以来,它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有关历史哲学的讨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发展起来了,战后,《历史的观念》事实上一直是讨论的核心。有的人甚至说,对历史哲学的兴趣之所以复兴,《历史的观念》的出版是一个主要的因素。过去,这个领域往往是和 19、20 世纪之交的德国哲学家如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的观念》多次重印并翻译成其他文种,这恰恰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它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在这个修订版中,增补的这些新材料是从最近才发现的柯林武德的未刊稿中选出的,至于原版内容,我们未作任何改动。这样,在柯林武德有关历史哲学的主要作品的语境中来研究他的历史哲学观点,就成为可能了。

原版《历史的观念》是一部遗著,由柯林武德的学生诺克斯(T. M. Knox)编辑。诺克斯为此撰写了一篇序言,将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放在其哲学观念及其发展的广阔语境中来理解。但是,随后对柯林武德的哲学的研究表明,诺克斯在序言中的解释有一些重要缺陷。因此,鉴于过去几十年中有关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研究的进展,现在就需要有一篇新的导言。

在这篇新导言中,我将说明诺克斯版《历史的观念》是如何成形的,以及他编辑此书的方式,然后简要介绍对《历史的观念》的接受情况。要想对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做出恰当的评价,就必须将它放在适当的情境中,这样,我们就该考虑柯林武德有关历史哲学观念的发展。因此,我也

试着评论了新增的1926、1927、1928年三篇手稿的性质。

vi

《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的这篇新导论有点儿长,但考虑到此书面世的方式颇为复杂,这又很有必要。在这一点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实际上是柯林武德在1926至1939年期间有关历史哲学的文章汇编。为了更清楚地显示这一点,我在增补版的目录中,将原版内容中各部分的初次发表日期也标了出来。

柯林武德的女儿特丽莎·史密斯夫人(Mrs. Teresa Smith)允许我在这本增补版中刊印她父亲的历史哲学未刊稿,我肯定大家都和我一样深表感谢。我确信,不仅越来越多对柯林武德的思想感兴趣的学者和学生欢迎此举,一般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也会欢迎。《历史的观念》自出版以来读者日众,我相信这个增补版不仅可以为柯林武德的新一代读者,也为那些熟悉初版的读者提供更多的内容。

我对牛津大学出版社以现在这个形式出版《历史的观念》特表担忧,尤其要感谢安杰拉·布莱克本夫人(Mrs. Angela Blackburn)和弗朗西丝·莫菲夫人(Mrs. Frances Morphy),她们和特丽莎·史密斯夫人一起为本书出版贡献良多。

我还想借此机会特别感谢马丁·巴克(Martijn Bakker)、马杰特·德克斯(Marjet Derks)、利奥·坦恩·哈格(Leo ten Hag)、阿尼塔·亨德里克斯(Antia Hendricx)、里克·彼特斯(Rik Peters)、赫尔曼·斯密森(Herman Simissen),他们都是柯林武德研究团体中的朋友或学生。多年来,他们不仅和我一起探讨柯林武德哲学的各个方面,也帮助我编辑柯林武德手稿。

最后,我想要感谢大卫·鲍彻(David Boucher)和威廉·德雷(William Dray)教授。他们的热忱帮助使我的英语多少可以让读者忍受,同时,他们也对我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

杜 森

荷兰海尔伦,1992年7月

增补版导言

杜森

一 导 言

《历史的观念》是柯林武德去世后出版的,它的由来和以后人们对它的接受,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柯林武德想过要写一本书来说明历史这个概念的发展,书名就叫做《历史的观念》,但如果他来得及写完的话,就不会以诺克斯编辑的这种形式出版了。1943年1月,柯林武德英年早逝,这令他无法完成自己的那个庞大计划,而《历史的观念》本来只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他曾经打算把自己以前发表的一些著作编成一套系统文集。这套书分成三类,即“哲学论集”、“哲学的原理”^①和“观念史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同意了这个方案,也安排了出版计划。^② 第一类“哲学论集”,包括《哲学方法论》(1933年出版),以及后来在1940年出版的《形而上学论》。这套书的第二类“哲学的原理”,由《艺术原理》(1938年出版)和《史学原理》组成,其中后者只在1939年写了三分之一,之后未能完成。最后一类“观念史研究”,由《自然的观念》和《历史的观念》构成,这两部作品都是在他去世后由诺克斯编辑出版的。

在最后三部作品中,只有《自然的观念》草稿接近全部成书。柯林武德之所以未能完成他的计划,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健康状况

① 此处“哲学的原理”(Philosophical Principles)并非指作为哲学学科的原理,而是指以哲学的方式思考的其他学科的原理。——译注

② 这一出版计划在1939年10月18日和19日牛津大学出版社与柯林武德的往来信件中提到。在1939年6月3日给出版社的信中,柯林武德已经提出了这套书的前两类。

x 恶化,再就是二战爆发。柯林武德毫不妥协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并且认为,对战争中会有哪些危险进行一种基础性的研究是他的职责所在。在他看来,这完全是一种理念上的根本冲突: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构成了对文明的反叛,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抵制它们。他在《新利维坦》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然而,这并不完全是以他关于历史学的作品为出发点的。与其他作品相比,这部著作试图发展出一种有关道义的理论,它涉及的是文明,以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逐渐消除武力;而像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那样的野蛮主义就对这种理念构成了威胁。对柯林武德来说,历史和道义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最高层次,二者都关涉具体的个人。《新利维坦》是柯林武德最后一部作品,也是在他病重时最艰难的情形下完成的。考虑到柯林武德晚年遭受一系列打击而变得越来越精力不济,他还能够完成此书,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柯林武德去世时留下了总共 4000 页左右的手稿,它们涉及非常多的领域,如宗教、文学批评、伦理学、认识论、形而上学、宇宙论、民间传说与巫术、政治学、历史哲学、罗马不列颠史以及考古学。按他的意愿,除非他的遗产继承人主动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协商,否则这些手稿不得出版。自 1978 年开始,手稿被存放在牛津大学的巴德礼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可供读者查阅,而在此之前,学者们一般对此全无所知。不过,柯林武德去世后不久,柯林武德原先的一位得意门生诺克斯请求从手稿中选出一些可能适合出版的文字。然而,诺克斯看到的主要是柯林武德晚年的手稿,并且,即便是这些手稿,他盯住的也只是后来那些原本就有意出版的手稿。这些手稿就包括了前述的《自然的观念》、《历史的观念》和《史学原理》。

柯林武德在 1934、1935 和 1937 年做过有关宇宙学理论史的演讲。他将此命名为“自然与心灵”,这是以他 1933 年至 1934 年间对该领域进行广泛研究为基础的。到 1939 年,考虑到要出版了,他开始对此进行修改。这些文稿最终在 1945 年以《自然的观念》为名出版,诺克斯自己说的,只做了“很少一点编辑”。

二 《历史的观念》后论(第五编)

诺克斯考虑出版的两部分剩余手稿都是有关历史哲学的。第一部分是一组题为“历史哲学讲稿”的演讲稿,这是柯林武德在1936年前两个学期写作和讲授的。1940年,柯林武德对讲稿进行了修订,并以“历史的观念”为名又讲授了一次,此时,他是想就用这个名字将它们编成书。

第二部分手稿即《史学原理》,其性质就不一样了。柯林武德原想将它当作一本单独的书。1939年2月,经历一次严重的中风之后,柯林武德到荷属东印度爪哇岛休假,这期间,他主要就是在写作此书。他在手稿中留下了为准备此书而做的注,如其中一条这样写道:

新书提纲,1939年2月9日,“史学原理”。主要论题包括:
(1) 简要描述历史学作为一门特殊科学的那些最明显的特征。
(2) 这些特征与其他特征之间的关系。(3) 历史作为思想与实际生活的关系。据此可分为一、二、三编。^①

这三编只有第一编完成了。它包括四章,分别研究了“证据”、“行动”、“重演”及“历史作为心灵的自我认识”这四个概念。至于柯林武德是否真正完成了第一编的最后一章尚未可知,因为他最后一次提到这一章是在3月2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早晨准备写《史学原理》第四章,但却写不出来。”可以肯定的是,柯林武德非常重视这一写作计划。他回到英国后,给考古学家辛普森(F. G. Simpson)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史学原理》是“我花费一生为之准备的书。如果我能完成它,我将死而无憾了”。虽然由于前述原因,这本书从未写完,柯林武德依然想要完成它,在他1939年10月19日写给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信里,这一点很明显。

^① Bodleian Library, Collingwood Papers, dep. 13, “Historiography, xi - 1938 - 1939”, p. 20.

《史学原理》手稿中,柯林武德写了一条笔记,委托他的妻子在他万一没能完成该书时,“按照上面的标题出版,你自己写一个序言,说明它是我至少 25 年来所期待写出的重要著作的片断。”诺克斯在 1945 年 3 月 31 日给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信里,引用了这条笔记。他接着还写道:

尽管有这一授权,但我仍然认为,按照手稿目前的情况出版《史学原理》是不妥的。该书分为三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大量内容早已包含在《自传》和《形而上学论》两书中,并且,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对柯林武德很可能在病重时所写下的一条笔记咬文嚼字。

诺克斯说《史学原理》的第一编分为三章,他弄错了,因为实际上有四章,他本人还曾编辑过被遗漏的那一章的一部分。

《史学原理》手稿约有九十页。第一章(“论证据”)和第四章(“论历史作为心灵的自我认识”)被收入诺克斯版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标题分别是“历史的证据”(《历史的观念》第 249—282 页,以下简称“《观念》”;《史学原理》手稿第 4—31 页)和“历史和自由”(《观念》第 315—320 页;《史学原理》手稿第 76—78 页,以及增加的 77a 页和 77b 页)。诺克斯在《历史的观念》初版序言中说,他把《史学原理》手稿的第三部分第八节也收入其中(手稿第 122—126 页,论黑格尔和马克思)。看来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一部分差不多始于“历史与自由”结尾处(《观念》第 320 页):在“历史与自由”中,作者进一步论述了人类自由的概念必然与一种自律的历史科学有密切联系,而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一节中,作者认为,这两位哲学家始终未能获得一种自律的历史科学,他们依然在运用着非历史的方法。^①

诺克斯对《史学原理》中部分文本的处理是否可靠,这依然备受争

① 诺克斯在 1945 年 3 月 31 日写给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信中提到,这部分内容出自《史学原理》手稿的第 81—83 页。

议。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柯林武德在《史学原理》的计划中,确定过第四章的主题:“历史作为心灵的自我认识。其他种种心灵科学除外”,而诺克斯把其中的一部分放在“历史与自由”的标题下出版。该部分开篇这样写道:“我已经提出过,我们研究历史乃是为了获得自我认识。”接着,柯林武德又暗示,他将通过表明“我们关于人类的活动是自由的这种知识,是怎样只有通过我们发现历史才被获得”(《观念》第315页)来说明这个主题。这意味着,诺克斯很可能漏掉了《史学原理》第四章开头恰恰是论述历史作为心灵的自我认识的那一部分,而把自己局限在柯林武德自己对这一论点的举例说明中。可以肯定的是,“在我对历史的观念的历史概述中”(《观念》第315页)这句话是诺克斯加上去的,——柯林武德并没打算把这样的概述当作《史学原理》一书的内容。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诺克斯是怎样编辑《历史的观念》一书的?尤其要问的是,他都做了哪些改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柯林武德原意是要分开出版两本书:《历史的观念》和《史学原理》。柯林武德授权出版《史学原理》一书,但是诺克斯对此置若罔闻,结果两本书的主题被合并到《历史的观念》一卷里,其中既包括了《史学原理》的一部分,又包括了两篇柯林武德早先发表过的文章:《人性和人类历史》(《观念》第205—231页)和《历史的想象》(《观念》第231—249页)。①《史学原理》的一部分,以及这两篇已经出版过的文章,诺克斯把它们放在了一起,以“后论”为题,作为《历史的观念》的第五编。他还在这一编中收录了另外三章,这是柯林武德“历史哲学讲稿”(1936)第二部分中的,柯林武德给这一部分用的标题是“形而上学后论”。这三篇文章分别是:《作为过去经验之重演的历史学》(《观念》第282—302页),《历史学的题材》(《观念》第302—315页),《历史思维所创造的进步》(《观念》第321—334页)。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柯林武

① 《人性和人类历史》(“Human Nature and Human History”)一文是单独出版的(伦敦,1936),并收入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22(1937), 第97—127页。《历史的想象》(“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是柯林武德1935年10月28日就任温弗莱特形而上学讲座教授时的就职演讲。

xiv 德在他的“形而上学后论”中,给这些章节中的第一章和第三章,也就是《作为过去经验之重演的历史学》和《历史思维所创造的进步》这两篇,用了不同的标题。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诺克斯略去了《史学原理》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柯林武德曾在该书的提纲中,把第二章描述为“陈述并解释行动(Action,即 *res gestae*[活动事迹])这一概念,将它与进步或者变化的概念及其暗指的伪历史进行比较”,而第三章则被描述为“重演的概念,并比较死的过去和完成性”。当然,很不幸,这些章节当时没能出版,这是我们的后见之明。更不幸的是,《史学原理》的这部分手稿丢失了,而作为《历史的观念》基础的那些原始手稿差不多也全部丢失了。它们很可能是被牛津大学出版社毁掉了,出版社只是遵照了处理已经出版过的手稿的工作惯例,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一次,采用的只是手稿中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看到,诺克斯没有收录《史学原理》第二、三章的理由是,在他看来,其中“大量”内容已经包含在《自传》和《形而上学论》里面。^① 这一论断对于《形而上学论》一书来说,尤其难以令人信服,因为行动和重演这两个概念,并没有在该书中论述过。而且,更何况,要是在《自传》对这些论题的几页讨论之外,还能够获得柯林武德为它们所写的四十多页内容,当然是更好。

xv 总结以上就诺克斯编辑《历史的观念》的方式所进行的论述,我们首先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柯林武德 1936 年所写的“历史哲学讲稿”的第二部分(“形而上学后论”)已经被诺克斯大大地扩充为一个单独的后论(即第五编“后论”,《观念》第 205—334 页)。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后论”包含了一些完全不同的成分,这不仅

^① 但是,诺克斯在《历史的观念》导言的第 vi 页,提到了另一种原因。他说,尽管柯林武德授权出版《史学原理》的手稿,“我仍不认为有理由要出版除了后面第三编第八节和第五编第三节、第六节中所出现的三部分摘录而外的更多的东西。甚至我把这些包括进去,都是有些迟疑的。这些部分是用柯林武德后来的态度写成的,而它们的风格和情调与本书的其余部分有时候颇为脱节;但是把它们包罗进来可以补充他的历史观和更详细地阐明在其他地方只是简略指出的某些论点。”

表现在它们成文的日期上(从 1935 年到 1939 年),而且表现在它们的风格上。我们尤其应该强调各篇文章的不同性质和背景:它们囊括了讲稿、出版过的文章,以及一本从未完成的书的初稿。第五编“后论”的构成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节 人性和人类历史(1936 年发表)

第二节 历史的想象(1935 年发表)

第三节 历史的证据(《史学原理》手稿的第一章,写于 1939 年)

第四节 作为过去经验之重演的历史学(1936 年讲稿)

第五节 历史学的题材(1936 年讲稿)

第六节 历史和自由(《史学原理》手稿第四章的一部分,写于 1939 年)

第七节 历史思维所创造的进步(1936 年讲稿)

三 《历史的观念》:导论和第一至四编

正如其名称所指出的那样,“后论”并不是《历史的观念》一书的主体部分。该书的主要部分是由柯林武德 1936 年有关历史哲学方面的讲稿构成,它讲述的是从古希腊至今历史的观念的历史。这部分讲稿原稿有 153 页,而那篇“形而上学后论”占了 41 页。

我们已经指出过,这一手稿本身已经遗失。剩下的只有一个第二学期课程目录,以及多少有些零散的 24 页文稿。上面附了诺克斯写的一条很神秘的笔记:“《历史的观念》手稿的一部分,要么没有用过,要么已经以不同形式在出版了的书中用过。”^①这就把我们引向《历史的观念》编辑方式尤其是编辑过程中的随意性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以前没有人提出过,因为没有人细节上研究过它。

^① Bodleian Library, Collingwood Papers, dep. 15.